

《选秀日》反映了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的制度



体育题材是美国电影一个重要类型,大多以伟大运动家为主人公,比如《拳王阿里》、《42号传奇》;或以伟大的教练为主人公,比如《热血强人》、《该死的联赛》;或者以一个运动队,如《加油马歇尔》。《选秀日》则选取职业体育经理人做主角,是一个新颖的角度。

《选秀日》——一石三鸟的传奇

文本刊特约撰稿 于悦实

《选秀日 draftday》把一家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俱乐部克里夫兰布朗队的兴衰成败浓缩在一天里,聚焦的就是俱乐部经理们在选秀日如何精彩博弈,奠定一支球队的基础。

克里夫兰布朗队的体育经理小韦弗(凯文·科斯特纳扮演)处于中年危机期,俱乐部的经营状况不佳,傲慢的老板随时要拿他开刀——尽管老韦弗为俱乐部鞠躬尽瘁一辈子——这就是一门生意,人情不是最重要那部分;家庭里,他一直受到强势母亲的压制,对父亲郁闷离世深感愧疚;婚姻失败,女友艾丽是俱乐部的财务主管对他也是若即若离,难以控制;俱乐部下属们对他的质疑和不信任正在弥漫。选秀日,他必须拯救自己、赢回信任和爱情,唯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的智慧和资源。

本季选秀大热门是优秀的卡拉汉,第一顺位选秀权在西雅图海鹰队手里,布朗队只有第七顺位选秀权,要想拿下卡拉汉必须交易选秀权。海鹰队的开价是一颗毒丸:未来三年布朗队的第一轮选秀权,交易,放弃的是未来三年的希望,不交易,死路一条。桑尼通过巧妙的选秀权交易拿下三位未来名人堂候选人,并且拿回了未来三年的第一轮选秀权,一石三鸟的神奇一战。

职业体育联盟的基石

影片反映了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的制度,它的设计是排斥一支球队长期统治联盟的情形,拜仁皇马巴萨米兰那种寡头球队是不可想象的,会导致联赛强弱分明、竞争力、观赏性下降,商业价值必然受损,投资人、运动员、观众都不满意。职业体育长盛不衰的基石在于选秀制、工资帽和奢侈税。

选秀制,是按联赛排名/胜率从低到高排序依次选取加入联盟的新秀,也就是烂队优先选择球员,高顺位的球员可以签下高额的新秀合同,这个制度设计确保烂队可以获得优秀球员,避免赢家通吃、强者愈强、烂队更烂。

工资帽是最著名工资限制条款。每年的工资帽是根据联盟前一年的总收入,然后取这个总收入的一个比例(球员工会和球队投资人协商确定)作为球队工资总额。再拿这总额除以联盟球队总数,得出的平均数就是当年的工资帽。每家球队花在球员身上的工资总额不得超过这个数字,谁都不能多撒钱,老板自己有钱也不行。

奢侈税,如果球队老板实在有钱一定要给球员加工资,没关系,你每多发1块钱就要向联盟缴纳1块钱的奢侈税,这个既保护了投资人的积极性又保护了弱小球队的利益。影评精彩地体现了这些制度。

国内足球最早搞职业化,弄来弄去职业体育经理人却成为假球黑哨的掮客,球市、球队战绩都不好,足球的形象每况愈下,这个事情就不是职业体育经理人所能改善的。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因此除了主要角色由演员扮演外,其他的如NFL总干事、选秀大会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全都是本尊出境,并且将选秀大会电视新闻录像与电影镜头剪辑穿插,给人以新闻的纪实感和快节奏。

感人肺腑《老农民》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紫星



作为一部电视剧,无论是从表演上还是从艺术上讲,《老农民》都算难能可贵。

大胆面对来割麦苗的政工人员的拼死阻拦,那一番对“粮食”的泣血陈述催人泪下。土地是根,粮食是命,这是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建国以来的第三代、第四代衣食无忧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回溯三十年,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根都在农村那广袤的土地之上,即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依然有八亿农民离不开土地。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但农民往往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根本”。从这一点上讲,《老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农民的情感,以及农民对土地的情感,是值得

为之点赞的。

高满堂说他要为八亿农民写一部剧,真实的,滚烫的。正是怀着这种情感,《老农民》才表现得感人肺腑,但也因为这种情感让其过多地着墨于农民的“苦”,而未免忽略了那个时代的整体背景。但如果我们结合高满堂的不同作品来看,就明白这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况且其中更有商业性的考量,任何人如果想借题发挥都会让自己成为一个笑话。这只是一部电视剧,往大了说是一部反映农民生活状态的史诗式电视剧,往小了说是高满堂又一部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作品,无它,不要想多了。



《老农民》(2014)剧照

陈宝国那发红的眼珠子里折射出的是一个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以及对于“政治”这个离他既远又近的“神奇玩意儿”的愤懑与不解。这恐怕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底层民众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至此,金牌编剧高满堂完成了他继《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之后的“工农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老农民》。

作为一部电视剧,无论是从表演上还是从艺术上讲,《老农民》都算难能可贵。这部作品是诚意之作,这从陈宝国神一样的表演中得到了最合理的论证。《老农民》讲述的是以“牛大胆”为代表的农民,历经土地改革、农村互助、大跃进、包产到户,一直到2008年农民取得土地证的曲折历程,当然这一过程也少不了“文革”这个绕不开的话题。诚如作者所言,《老农民》没有回避任何历史节点。文学作品的客观性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有较为宽广的创作视野,这样就有可能避免一叶障目所带来的盲目性。因此,《老农民》的故事背景有了这样一个广为中国大众熟知的历史过程,它的客观性至少有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其真实性是不言而喻的。

陈宝国饰演的农民“牛大胆”是一位勤劳朴实性如烈火的农民,他虽目不识丁但脑子灵活,性格如牛胆大如虎却又时时透着一丝丝狡黠,可谓是中国传统农民最经典的代表形象。故事大致上从解放区土改开始,牛大胆“翻身得解放”,欢天喜地斗志昂扬地奔向了新生活。为了故事的观赏性和娱乐性,编剧为牛大胆安排了一个亦敌亦友的二号人物,即冯远征扮演的地主子弟马仁礼。这种欢喜冤家的双角色模式,像极了高满堂在他的《钢铁年代》中的安排,巧的是后者的主演恰恰也是陈宝国和冯远征。可见,再好的编剧也免不了重复自己,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也说明这种安排符合剧本创作的一般规律。它还说明从娱乐性的角度上讲这样易于观众接受,证明影视创作的

商业性是无法被忽略的。

《老农民》是以年代发展为序,以牛大胆、马仁礼等人在时代变革中的身份浮沉变化为主线,以个人家庭为支撑,反映主人公家族命运和国家命运相互交融的历史悲喜剧,它的宽度和广度,使得本剧带有了有一定史诗性,其朴实无华但又充满了阳刚之气,如《闯关东》一样带有鲜明的高满堂风格。故事中,牛大胆和杨灯儿两情相悦,但又因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个体命运的捉弄,始终难以携手。马仁礼有文化有思想,但因为出身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中,个人婚姻的挫折也与此有关。当然,本剧最触动人心的是,中国农民靠天吃饭,视土地为生命的生活状态,这种延续了千百年的情感,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剧中,由于“文革”左倾余风未尽,牛